肉蒲團/第八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七回

肉蒲團
第八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九回

未央生別了術士，回到寓中，獨自一個睡了。就把改造陽物以後與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來，不覺淫興大發，一時難禁。只得叫隨身一個家童上床去睡，把他權當了婦人，恣其淫樂。他有兩個家童，一個叫做書笥，一個叫做劍鞘。書笥年十六歲，因他識幾個字，未央生把一廳書籍都交給他掌管，就像個藏書的篋子一般，所以取名叫做書笥。劍鞘年十八歲，未央生有一口古劍交付他收藏，就像個護劍的套子一般，所以取名叫做劍鞘。兩個人物都一樣妖姣，姿色都與標致婦人一般。劍鞘不會作驕態，未央生雖不時弄他還不覺十分得意。書笥性極狡猾，與未央生行樂之時態聳駕後庭如婦人一般迎合，口裡也會做些浪聲，未央生最鍾愛他。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，單叫他上床好發洩狂興。

書笥等他完事之後就問道：“相公這一向單愛婦人，厭棄男子，把我們拋撇久了。為何今夜高興，溫起舊賬來？”未央生道：“我今晚不是同你幹事，是與你作別。”書笥道：“這麼說，莫非要賣我麼？”未央生道：“我怎捨得賣你，這‘作別’二字不是我同你作別，是我的陽物與你的後庭作別。”就把要改造陽物的緣故細細說了一遍。書笥道：“這等，你改造之後一根陽物有幾十根大的，好去偷婦人，量我後庭想是不能承受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是。”書笥道：“你若去偷婦人，少不得要一個使喚的隨身護駕。就把我帶在身邊，若有多餘的婦人你睡不了的，賞我一個，等我嚐嚐女色的滋味，也不枉跟個風月主人一場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‘飽將手下無餓兵’，正經的同我睡了，

那手下的丫鬟任憑你睡。莫說一個，就要幾十個也有。”書笥聽了歡喜道：“你的陽物既與我的後庭作別，我如今也要與你作別了。”就倒爬上身去，澆了一回本色蠟燭，方才下來。

未央生睡到第二日，就買了一隻極健的雄狗，又買一隻雌的相配，分作兩處養在寓中。等到約定日期，叫書笥牽了，自己一同過去，又令劍鞘備一桌酒席，隨後送來。那術士的寓處是個極秘密的所在，沒有閒雜人往來，極好做事。當日見未央生走到，就叫他取出陽物，預先上了麻藥，好待臨期用刀。那麻藥初搽上去就像冷水激了一下，一激之後竟像沒了此物一般。掐也不知疼，搔也不覺癢。未央生放下了心，知道割的時節沒有苦吃的了。

不多時，酒已送到，與術士一邊吃酒，一邊等雄狗與雌狗幹事。那兩個畜生牽到僻靜處來，放在一處，它們只道是主人盛意，肯行方便，就聯絡起來。那裡曉得是主人要藉它本錢？！那兩狗牽來的時節頸項裡各繫一條索子，未肯解去。術士見它們幹到興高之時，就令兩個家童把兩根牽索用力扯開。雄狗捨不得開交，口裡亂吠，兩隻後腿緊緊夾住陰物，惟恐它開去；雌狗也捨不得開交，口裡亂吠，兩隻後腿緊緊夾住陽物，惟恐它出去。術士手持快刀，把狗腎割斷。隨割開雌狗之陰，取出雄狗之腎，切分四條。就連忙把未央生陽物割開四條縫，每一條縫內託一條狗腎，帶熱塞進去。四條塞完，外面敷上靈丹，用汗巾包紮好了，兩個依舊飲酒。

未央生這一晚就在術士寓中藉宿，夜間抵足之時，又傳授了許多戰法。到第二日才回去將養。這三個月之中也虧他把持得定，不但不想欲事，連新改的陽物，眼也不去看一看。直等過了三個月方才解去汗巾，把它刮洗出來。仔細一看，不覺大喜道：“魁梧奇偉，果然改觀，有此異物，可以橫行天下矣。”

又過了數日，忽見賽崑崙走來問道：“賢弟一向不出門，在寓中靜坐，想舉業的功夫必然長進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舉業的功夫不過如此，倒是房術的功夫有長進了。”賽崑崙笑道：“資質不高，長進也有限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長兄差了，士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待，何況小弟別了三月？難道就沒進益麼？何不思三尺之童後來變成大漢，脫兔之師起先有若處女？只有死人的陽物只會消不會長，哪有活人的東西是人所能料定的？”賽崑崙道：“這話我不信，十三四歲的孩子那雞巴不曾出汁就會一日大似一日，豈有二十以外之人陽物還會發作麼？就發也發不多，不過論絲論毫，決無論分論寸之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莫說論絲論毫，論分論寸也不足形其所發之長大。”賽崑崙道：“豈有此理。世上只有

暴發的財主，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。既然如此求取出來與愚兄看一看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前次取出來受兄許多怠慢，如今怎敢再獻出？”賽崑崙道：“賢弟不要取笑，快取出來。若果然長進，待我奉承幾句請罪就是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口中奉承也沒幹，除非尋件實事與它做做，一來試驗它，二來鼓舞它，才見長兄作養人材的盛意。”賽崑崙道：“若真是長進了我就把前日說的事作養牠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依舊要出醜了。”就把衣服抄起繫在帶間，次將褲子卸下。然後把兩手捧住陽物，就像波斯獻寶一般，對賽崑崙道：“長進不長進，看就知了。”賽崑崙遠遠望見，疑是用一條驢腎掛在腰間騙我。及至近身仔細一看，方才知是真貨，不覺吐舌大驚，問道：“賢弟用甚麼方法就把一個極疲矮的物事弄得極雄壯起來？”未央生道：“不知甚麼原故被長兄一激之後，它就平空振作，竟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。連我自己也不能禁止。”賽崑崙道：“你不要騙我。我看皮膚上現有刀痕，四面四條又是一種顏色，畢竟是用甚麼巧術造作出來，好好對我直說。”未央生被他盤駁，只得把改造的事細細說了。賽崑崙道：“賢弟好色之心堅韌至此，真不可阻撓了。我只得完備這件事罷，今日就同你撞到他家去看機會。”

未央生大喜。換了衣冠同賽崑崙出去。走到相近的所在，賽崑崙把他安頓在一處，自己先去打探消息。不多時走來回報導：“恭喜、恭喜，今夜就能成事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面也不曾見，怎麼就保得今夜成事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我方才去問鄰舍，鄰舍說她丈夫往遠處賣絲去了，有十幾日不得回來。你如今同我走進去用心勾搭她，只要有些情意，我晚間自有辦法送你進去，包管有十幾夜同她快活就是了。”

未央生大喜，兩人連忙走去。到了門前，賽崑崙把簾子提起，同未央生一齊鑽進去道：“權大爺在家麼？”婦人道：“不在家。”賽崑崙道：“在下要買幾斤絲，如今不在家怎麼處？”婦人道：“別處去買罷了。”未央生就接口道：“絲怕沒處買？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，不好去總承別人。”婦人道：“既是捨下的主顧，為甚麼我不認得？”賽崑崙又接口道：“大娘，我夏天來買絲，也遇著太爺不在，是大娘親自交易，從架子內取下來與我去的。難道就忘記了？”婦人道：“是記得有這一次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既然大娘記得，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了，如今要有絲，取出來交易就是。為甚麼把自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？”婦人道：“絲便有幾斤，不知你中意否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府上的絲豈有不中意，還是忒好了些，怕我這酸子買不起？”婦人道：“好說，這等相公請坐了，待我取出來。”

賽崑崙就叫未央生坐在上面，自己坐在下面。上面近著婦人，待他好調情的意思。那婦人取出一捆絲來，遞與未央生看。未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，就回復道：“這絲顏色太黃，恐怕用不得。”及至接到手仔細一看，又道：“好古怪，方才大娘拿在手裡，覺得是焦黃的，如今接到我手又會白起來，這是甚麼緣故？”故意想了一會又道：“這是大娘的手忒白了些，所以映得絲黃；如今我的手黑，所以把黃絲都映白了。”婦人聽了這話，就把一雙眼湊著未央生的手，相了一會，方說道：“相公的尊手也不叫做黑手。”說便說這一句，還是正言厲色，沒有一毫嘻笑之容。賽崑崙道：“他的手比了我們的不叫做黑，若比了大娘的就不叫做白了。”婦人道：“絲既然白為何不買？”未央生道：“這是賤手映白的，可見不是真白。畢竟要與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方是好絲。求取出來看看。”賽崑崙道：“世上那有這樣白絲，只要像你臉上這樣顏色，它就用得過了。”婦人聽了這話，又把一雙眼睛湊著未央生的臉，相了一會，方才有歡喜之容，對他笑道：“只怕世上沒有這樣白絲。”

看官，你道她為甚麼以前不笑，直到此時才笑？以前不顧眄，直到此時忽然顧眄起來？原來，這婦人是一雙近視眼，隔了二尺路就看不見。起先，未央生進去，只道是尋常買賣之人，及至聽見“酸子”二字，方才曉得是個秀才也。還只說是尋常人物，不把眼去相他。因為睜眼看人有些費力，所以遇見男子不大十分顧眄。但凡為婦人者，一點雲雨之心，卻與男子一樣都是要認真做事，不肯放鬆的過了。若是色心太重的婦人，眼睛又能遠視，看見標致男子，豈能保得不動私情？生平的節操就不能完了。所以造化賦形也有一種妙處，把這近視眼賦予她，使她除了丈夫之外，隨你潘安、宋玉都看不分明，就省了許多孽障。所以，近視婦人完節的多，壞事的少，總是那雙眼睛不會惹事。

這個婦人若不是把幾句巧話引他眼睛上身，隨你立在面前調戲到晚，她只當在雲霧之中，那裡曉得。只因手上一看，臉上一看，看花了心，就有些開交不得。對著未央生道：“相公當真買不買？若果然要買，我房裡有一把好的，取出來看就是。”未央生道：“特地尋來，豈有不買之理。快取來看。”婦人進去一會，果然取出一捆絲來，又叫一個鬟鬌[1]丫鬟捧了兩盅茶，遞與賽崑崙、未央生吃。未央生不敢吃完，留了半盅做個轉奉主人之意。婦人看見，又對未央生笑了一笑，方才遞出絲來。未央生接絲，就趁手把婦人捏了一把。婦人只當不知，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上兜了一下。塞崑崙道：“這一捆果然好，買了去罷。”就把銀包遞與未央生。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稱了，遞與婦人。婦人道：“這銀子成錠，恐怕是中看不中用的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大娘若不放心，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，今晚就夾開一錠，試他一試何如？不是誇嘴說，我們的銀子都是表裡如一的。”婦人道：“也不消如此，若果不差，下次還可交易。不然，只好做一遭主顧罷了。”

賽崑崙拿著絲，催未央生回去。未央生臨行，又把婦人唆了幾眼，婦人雖不看見，也能領略大意，竟把眼睛收做細縫，似笑非笑的模樣送他。

未央生走到寓中問賽崑崙道：“這事有八九分成了，只是今晚怎樣進去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我細細打聽過了，她家沒有第二個人，只有方才那個丫鬟，才十一二歲，夜間跌倒頭就睡著了。她家的房屋是看得見的，又不是樓房，又不是土穴，只消我背了你爬到她屋上，掀去幾片瓦，擺去一根椽，做個從天而下罷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若還被她鄰舍聽見，大家捉賊起來怎麼處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有我在身邊不消多慮。只是一件，那婦人方才的話說是恐怕你中看不中用的，若還幹得她不快活，就是一遭主顧了。劣兄前日的話如今可驗了麼。你須要自己掙扎，不要被她考倒，只進一場，到第二三場就不得進去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決不至此，長兄放心。”兩個笑了一場，巴不得金烏西下，玉兔東昇，好做進場舉子。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，須得題目出來方知分曉。

評曰：小說，寓言也。言既曰“寓”則非實事。可知此回割狗腎補人腎非有是理，蓋言未央生將來所行之事，盡狗彘之事也。猶第三回與賽崑崙結盟，而且以兄事之，蓋言其人品志向猶出盜賊之下也。皆深惡而痛絕之詞，分明是他做狗烏龜、賊烏龜耳。世人不得認貶為褒，以虛作實，謂狗真可割而割之，賊真可交而交之，使作賊之人，反蒙作俑之謗。斯千古文人有同幸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此處脫“鬆鬆”二字，依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青心閣本補：